

路尚 著

越鸟巢南枝

上册



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

一部反映都市情感题材的长篇小说

情节跌宕起伏，耐人深思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路尚 著

越鸟 巢南枝



上册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鸟巢南枝(上、中、下)/路尚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387-5814-6

I. ①越… II. ①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4908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李天卿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。违者必究

越鸟巢南枝

(上、中、下)

路尚 著

出版发行/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部/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/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/weibo.com/tlapress 天猫旗舰店/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/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/710mm×1000mm 1/16 字数/974千字 印张/65.75

版次/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/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/136.00元(全三册)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1. 落跑新郎 / 001
2. 五年之后 / 009
3. 聚餐后的发现 / 015
4. 第一个任务 / 023
5. 珠宝商的女儿 / 031
6. 顾桐的薄纱衣 / 038
7. 首饰姑娘美贞 / 045
8. 淡酒醉人 / 053
9. 答应美贞三件事 / 061
10. 把许曼介绍给死党 / 068
11. 杜峰和许曼 / 076
12. 见与不见 / 083
13. 奇怪的任务 / 090
14. 谁送的蛋糕 / 097
15. 生日快乐 / 106
16. 美贞的第一个要求 / 114
17. 一对活宝的悲催旅途 / 120
18. 邂逅普吉岛 / 130

19. 飞来的请柬 / 137
20. 一夜尴尬 / 145
21. 粗心美女成模特 / 153
22. 临时情人 / 162
23. 终于见面 / 170
24. 无人岛上食人花 / 179
25. 雨夜登岛遇劫匪 / 187
26. 无人岛的秘密 / 197
27. 与匪徒的周旋 / 205
28. 死里逃生再遇险 / 214
29. 你走我不送你 / 223
30. 公司的战略转移 / 232
31. 接风与醉酒 / 240
32. 冲动是魔鬼 / 249
33. 两难的抉择 / 257
34. 花漾咖啡海洋心 / 264
35. 越子木失踪 / 271
36. 充当美贞的假男友 / 279
37. 神秘的黑帮 / 286
38. 将进酒 / 294
39. 美贞的伤心事 / 303
40. 答应美贞的第二件事 / 310

1. 落跑新郎

此时，正值夏季。南方某小城，一家酒店门前立着一块喷绘的大幅宣传海报，上面印着：越子木先生、李楠芝小姐新婚庆典！

一个穿着浅色西装、打着红色领带的青年正在门前迎接宾朋。他高高的个头，英俊帅气，胸前戴着红玫瑰的胸花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他就是新郎越子木。

宴会厅里，新娘李楠芝脸上飘着一朵红云，娇羞而妩媚。一个伴娘装扮的女孩儿帮她整理着婚纱。

“楠芝，你今天真漂亮！便宜了越子木那个坏小子！”伴娘说道。

李楠芝转过身来噘着嘴说：“表姐，不许说他！”话语间充满了爱意。

“好好好，不说！不过呀，你可不能惯着那小子，要不然哪天他跟别的女孩儿跑了看你怎么办！”

两个人正说话呢，就听后面有人说：“楠芝，你今天真漂亮！”

李楠芝回头和走过来的人打着招呼：“二旦哥你来了……”

伴娘也回过身，眼睛盯着那人说道：“杨宇涵，你就知道和楠芝说话，我是空气吗？”

杨宇涵这才看向伴娘，笑着说：“哦，是肖凌啊……你……今天也很漂亮。”

“漂亮有什么用……”肖凌叹了口气，眼睛却盯着他的脸。

一张餐桌旁，两位年长的妇人坐在一起聊着什么，从穿着和表情上

看，应该是新郎和新娘的母亲。

站在酒店门口台阶上的越子木正在接待宾客，正当这时，一辆轿车停在门前，从车上下下来三个人朝酒店里走去。走在前面的是位中年人，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看上去像个商人。而后面两个人清一色的黑衣，是那种带风纪扣的制服。

越子木觉得蹊跷，转身跟了进去。

那三个人一进宴会厅，为首那人就问：“请问哪位是李楠芝小姐？”

宴会厅里的众人也都注意到了突然进来的这三个人，听那人一问，肖凌打量了一下他，问道：“请问你们是……”

那人看了她一眼，转向穿着婚纱的李楠芝，继而礼貌地鞠了一躬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您就是李楠芝小姐吧？很抱歉打扰您，可事情紧急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”

李楠芝被他的话给弄糊涂了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肖凌上前一步说：“有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的？你说吧！”

李楠芝也跟着回了一句：“您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那人犹豫了一下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李小姐。我是泰国李氏集团派来的，您是集团的法定继承人，我们李总因身体原因急需您去继承家族企业，我们找您好久了……”

李楠芝越听越糊涂。此时站在人群里的越子木却大吃一惊！他脑海里浮现出几天前的情景：那天，他派去调查父亲死因的私家侦探回来了，递给他一份报纸，并告诉他，报纸上那张照片上的人就是他要找的人。报纸上，用中文和泰文印着醒目的标题“李氏企业集团的崛起与未来”。标题下面是张大幅照片，照片上是位略显苍老、头发花白的老者。

“他是谁？”越子木当时就问了一句。

私家侦探告诉他，这次去泰国都调查清楚了，报纸上这人就是和他父亲当年一起打拼的好兄弟，他们一起创立了这家企业集团，但二十多年前越子木的父亲就失踪了，而照片上这个人掌管着公司，并且公司越做越大。

“那也不能证明我父亲就是他害的呀！”越子木当时有些激动。

私家侦探说：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二十多年前在这家公司有很多传言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父亲去哪里了、为什么失踪的，大家都猜测他是被害了。据说当年成立公司时，你父亲占的股份较大，应该有控股权。”

他的话让越子木震惊不已，沉思片刻后说道：“可是，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害我父亲的凶手啊！”

私家侦探又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我还打听到一件事，这个人好像一直在找一对母女，应该是他的妻子和女儿，听说他得了重病，急需找到他女儿继承产业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他有很大的嫌疑！如果不是他害了你父亲，那他为什么不找你和你母亲呢？毕竟你才应该是企业的合法继承人啊！”

回想着私家侦探的话，越子木的脸色难看极了。

难道李楠芝就是私家侦探所说的那个继承人？会有这么巧的事吗？他觉得头有些晕。

正在这时，李楠芝母亲走上前，看着那人问道：“你刚才说……说什么？我们家楠芝怎么会是你们企业的继承人？”她语气有些异样。

那人听完，转身从身后一个黑衣人手中的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。

李楠芝母亲迟疑了一下。肖凌把那个信封接过去，从里面抽出一页纸和一张照片来，而信封里竟然还有个沉甸甸的东西。

越子木看见，李楠芝母亲接过去刚看了几眼，手就开始抖了起来，突然，她“啊”的一声就昏厥过去了。李楠芝和肖凌一把扶住了她，老人家才没倒下。

越子木动了动腿想要过去，但他犹豫了一下，怎么也迈不动此刻已经变得十分沉重的双腿。

肖凌她们喊了半天，老人家才醒了过来。李楠芝瞪了那三个人一眼，顺手从地上捡起那页纸和那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年轻英俊的青年，她不认识，但再一看青年身旁的那张脸，她顿时瞪大了眼睛。那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，竟然和自己有些相像！

这时，李楠芝的母亲在肖凌的搀扶下坐了起来。李楠芝拿着那张照片疑惑地看着母亲：“妈，这是……”

母亲一把拉过她的手：“楠芝啊，你不是一直问你父亲是谁吗，他……就是你的父亲！”

李楠芝听完就愣住了，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，她一时有些接受不了。她盯着照片呆愣着，脸上丝毫没有高兴的表情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在人群里寻找着，但并没有看见越子木。

这时，刚才和她说话的那个人躬着腰又说道：“夫人、小姐，我们得马上就走，李总他在医院里，快要不行了！”

他这句话说完不要紧，再看李楠芝母亲，又一次昏倒在了肖凌怀里。李楠芝回过身叫着母亲，众人也跟着叫喊起来。

一直听着他们对话的越子木此时已经快要崩溃了，他觉得脑袋嗡嗡直响，周围的任何声音似乎都听不见了。他转过身，踉踉跄跄地朝门外走去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深深爱着的人竟然会是仇人的女儿，自己苦苦寻找的杀父仇人竟然会是她的父亲！世间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吗？老天就这样不公吗？为什么如此对我！

他踉踉跄跄地走到酒店门外，边走边扯开领带，摘下“新郎”胸花，顺手扔在了地上，然后招了招手，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。

就在他上出租车的一刹那，身后的酒店大堂里，李楠芝一只手拉着婚纱正跑出来，边跑边喊着越子木的名字。跑到酒店门口时，她一眼看见了地上的“新郎”胸花，捡起来冲正在上车的越子木高喊着，但越子木就像根本听不见一样。

出租车缓缓地驶离了酒店正门，李楠芝在后面一边追着跑一边喊着。眼看着出租车开上了主街，她把脚上的高跟鞋甩掉，一只手拎着鞋，另一只手拿着那枚胸花并提着婚纱，光着脚在人行道上追着，边追边哭喊道：“越子木！越子木！你听我说呀！我不去当什么继承人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！呜呜……你等等我呀！”

而在她的身后，也跟着一群人，前面是那三个泰国来的人，后面是杨宇涵等众亲朋。

越子木坐在出租车里，他顺着后视镜分明已经看见了一瘸一拐追来的李楠芝，他心如滴血一般的难受，他催促着司机快点儿开。司机从镜子里

往车后面的街上看了一眼，又表情怪怪地看了一眼越子木，欲言又止，踩下了油门。

李楠芝眼看着出租车越开越远了，她也实在是跑不动了，蹲在街边痛哭起来：“呜呜……为什么呀！该死的越子木！你跑什么呀？”

追上来的三个李氏集团的人站在李楠芝身后不敢出声，杨宇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跟前，蹲了下去，把手放在李楠芝的后背上轻声说道：“楠芝啊，咱不哭了啊，他跑就跑吧，还有宇涵哥呢！”

李楠芝回过身来，一头扑到他怀里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她这哭声里既有因越子木逃婚的气愤，也有那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带来的冲击，她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呢？

见李楠芝扑在杨宇涵怀里痛哭，那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他们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越子木让司机一直开到江边才停下。等他一下车，司机边打方向盘边看着朝江边走去的越子木，摇着头自语道：“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！实在是搞不懂，都什么年代了还逃婚？”

越子木走到江边，望着奔流的江水，他突然大喊起来：“为什么！为什么会是这样！”继而一屁股坐在草地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。

此时的他，心里乱极了，而脑海中又浮现出挥之不去的那一幕幕……

他想起了和李楠芝两个人一起在公园里买手机挂件的情景。

在那个卖手机挂件的摊位前，一袭白裙的李楠芝挑了两个挂件转身笑着说：“嗨！这两个怎么样？”

越子木一看，李楠芝手里举着的竟是一对猫和老鼠的卡通挂件。见李楠芝一脸的灿烂，他笑着说：“你喜欢就买吧。”

付了钱，李楠芝把那个卡通猫挂在了自己的手机上，却把小老鼠挂件递给了他：“给！这个杰瑞给你！”

“什么杰瑞？”他接了过去，眼睛却盯着她手机上那只可爱的小猫。

“这是汤姆和杰瑞！你没看过这个动画片啊！”李楠芝说着，又笑呵呵地一举自己手里那个“汤姆”，“从现在开始，猫捉老鼠！以后不管你

躲到哪儿我都能抓到你！”

——就在李楠芝的如花笑靥里，他脑海中却又跳出另一幅画面：

那是确定结婚日期后的一天，他站在母亲房间外，刚要进去却听到里面有说话声，就听母亲哭诉着：“孩子他爸，咱们的小木瓜长大了，他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儿，你可以放心了。我们就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，什么大富大贵都和咱们没关系，甚至什么仇恨，都罢了！只要孩子平安幸福就好！呜呜……”

他听到这里顿时愣住了，又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。

母亲又哭诉道：“早说过不让你出去做生意，你偏不听，到头来死得不明不白……”

在门外听着的越子木彻底糊涂了，按照母亲的说法，父亲难道是被人害死的？他不禁心头一惊，打了一个寒战，浑身直哆嗦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一手养大的，从来没见过父亲。他也多次问过母亲，可母亲只是说父亲很早就过世了，并没有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他本想敲开门问问清楚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么多年母亲都没有告诉自己，此时再问也是徒劳。隔着门上的玻璃窗，他往里面望去，看见母亲将一个包裹样的东西轻轻包好，放在床下那个箱子里。那个箱子，他认识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它就那么一直静静地躺在母亲的床下，自己从没碰过，母亲也根本不让碰。

他默默地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按照母亲的说法，父亲是做生意的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父亲究竟是被何人所害？有仇不报非君子！他在心里暗想。但母亲放起来的那个包裹里有什么呢？

这时，就听母亲喊他：“木瓜，妈去买点儿菜，你不是说明天楠芝上家里来嘛！”

他答应一声，一下子从床边蹦到门口。看着母亲开门出去了，他悄悄地来到母亲房间，从床下取出那个箱子。

当他打开箱盖，见一个红布包裹躺在里面。他迟疑了一下，拿起那个包裹，小心地一层层打开。

当他把包在外面的布全部打开后，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半把金黄的钥

匙。他用手掂了掂，很沉，分明是金的！再看钥匙下面，有一封信，信封上，暗暗的一块像是血迹样的污渍。

怎么会有血迹？莫非这是父亲留下的血书？他拿起那封信，从里面小心地抽出两张纸来。就见第一张纸上写着：一钥分开心相连，生死相随永不叛；他年觅得芳踪至，半匙合璧共承天。

读着这是诗不像诗的字句，他皱起了眉。他又看另一张纸，只见那张纸皱皱巴巴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，可能是由于时间长了，个别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：找到妹子母女……去找兄弟……是他……要寻仇……

他看这中间有空白连不成句的字迹，没看明白，就重新又读了一遍，可是，有些字根本没有了，也不知道这上面说的是去找什么兄弟，还有，“是他”前面的字到底是什么，“要寻仇”前面的字也没有了。不过，他大概能猜得出，这是父亲写的绝笔信，大致意思是让母亲找到什么母女，还有找什么兄弟。可是，后面那两句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说父亲的死和那个兄弟有关？

他皱着眉，拿着两张纸对比了一下，发现两张纸上的字迹并非一人所写，而且，那张写有诗句的纸上竟还有一行印上去的外文，但并不是英文。那么，这张纸上的诗是何人所写？那半把金钥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由于怕母亲回来，他来不及多想，他用手机分别把两张纸和那半把钥匙拍了下来。然后，把锁重新安好，把箱子轻轻地推回床下。他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电脑，打算在网上查一查那句外文是什么，随着浏览器的查找，他惊奇地发现，原来那竟是泰文。

此时的越子木既矛盾又痛苦，面对这样的变故该怎么办？他觉得周围一片漆黑看不到未来，自己既不能报仇，更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因为她是仇人的女儿，而且，还是企业集团的继承人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她不是仇人的女儿，那样自己就能和她在一起了吗？以自己的性格，这根本不可能！自己绝不会去做一个依靠女人生活的男人！

想到这儿，他从草地上站了起来。此时，已是华灯初上，灯光在江面

上明灭着，似乎在昭示着生活就像流水一样，总是要继续的。

几天后，机场里。广播里正播放着即将起飞的航班信息，那是去往北京的航班。队列里，越子木拿着登机牌进了登机口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就匆匆上了飞机。

安检区外，几个人拉着行李箱走进大厅，走在前面的，正是李楠芝，身后是她母亲和肖凌，再后面是那三个李氏企业的人。走到值机区，有人去办理登机牌，其他的人就站在队伍后面等。肖凌不时地和楠芝母亲说着什么，就在这时，李楠芝手捂着嘴干呕了几下，紧接着就跑向了卫生间。身后，她母亲和肖凌疑惑地望着她的背影。

肖凌说了一句：“大姨，楠芝早上不是就喝了一点儿粥嘛，恶心什么……”

已经上了飞机的越子木望着窗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他知道，此番离开这座小城恐怕就会离李楠芝更远了。有人说，爱是不分离。但对于他来说，所能选择的只有分离，因为他实在无法面对仇人的女儿。或许，分离才是他最好的选择，他不承认自己是在逃避，而他又实在不能提出离婚这两个字。他很矛盾，矛盾中的男人做的选择或许并不是对的，但什么是对呢？

飞机已经开始滑行了，此时，越子木的耳畔仿佛响起了那首《冬至》的悲伤旋律：“指尖以东/在你夹克深处游动/能抱拥便抱拥/下次用好友身份过冬/街灯以东/白雪吻湿双眼瞳孔/能放松便放松/泪比飞霜沉重……”

2. 五年之后

离开家的越子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他所熟悉的地方就只有北京，那是他生活了四年的城市，他的大学他的成长都在那里。所以，他想都没想就直接到了北京。在这里，他一待就是五年，期间，他竟一次都没有给李楠芝打过电话。他就在自我煎熬的折磨和痛苦中慢慢地疗伤，因为他坚信，时间是最好的药，能让他忘记一切。

在北京的这几年，他先后换了好几份工作，都是在打工，他总想找个适合自己的公司，但始终都没有如愿。

这一天，他刚刚又辞去了一份工作后，从暂住地出来，打算再找一份工作。他满大街走，见着门口贴着招聘信息的就往里进，但问了好几家，不是不招人，就是工资待遇太低。

临近中午的时候，他在一栋写字楼里准备下楼回去。但电梯前站满了人，无奈，他只好走步行梯。绕了几圈，当他走到一个楼层的时候，无意中看见楼梯间里或坐或站的都是年轻人。好奇心驱使他随便问了一个人。

“哥们儿，这么多人干吗呢这是？”

那个青年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等面试呢。”

越子木一听，面试？那不就是在招聘嘛。想到这儿，他迈步就进了这一楼层。等他到了大厅抬眼望去，走廊里全是人，而且都是年轻人。

他心里犯了嘀咕：这是什么公司啊，怎么专招美女和帅哥呢？

正狐疑着，脚下一不小心绊了一下，一个声音“咣当当”地自脚下传来。他低头一看，见是只空易拉罐，也不知是谁喝完没放进垃圾桶里。

他刚想一脚踢开，转念一想，就弯腰捡起来，四处寻找着垃圾桶，在一扇开着的门旁，一个垃圾桶立在那里。他走过去，把那个空罐投了进去，转身刚要走，却听屋里有人说道：“门外那个人，你进来吧！”

他回过头，四处看了看，以为是叫别人呢，也没在意，转身又要走。这时，里面又喊道：“就你，往哪儿看呢？”

他回头顺着声音一看，见里面坐着个中年妇女，看上去好像很威严的样子，此时正不错眼地上下打量着他呢。而说话的却是位年轻的、表情冷冷的女子。

他看着那冷面女子，指了指自己：“你是说……我吗？”

那女子点了点头，并招手示意他进去。

他有些糊涂，只好进了屋，临进去时，他这才发现，门旁贴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面试处。

进了这间办公室，越子木站在桌前说道：“搞错了吧，我不是……”

他本想说“我不是来面试的”，但那冷面女子旁边的中年妇女笑着说：“什么不是，就你了！”接着，又侧过身对那位高冷、一身职业装打扮的年轻女子小声道，“小顾啊，我看这人素质不错，一个做不来小事的人也做不了大事……”

那高冷范儿的女子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然后冷冷地说：“来，填一下表格，回去等通知吧。”说着，把一张纸往前面推了推。

越子木彻底糊涂了。他从桌上拿起那张纸看了看，上面印着：时尚《靓相》，请你亮相。

再往下看，竟是张简历的表格。

他拿着表格，还想说什么，却听那中年妇女笑着说：“来，坐这边填，慢慢写，不着急。”说着，递过来一支笔。

看着这张表格，他觉得十分好笑。心想，自己一上午到处找工作也没找到合适的，没想到一脚踢个易拉罐反倒踢出个工作来！

一想到那个易拉罐，他心里不免暗暗地想，我可不是垃圾，能招到我这样的人还真是你们的福气！

填好了表格，他交上去就出了这间屋子。临走，那中年妇女还笑呵呵

地说呢：“回去等电话啊！”而那高冷女子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他猫在租住的房子里等消息，可一连三天都没有消息。他在心里嘀咕着：真是不讲诚信！

第四天上午，他起了床刚收拾完东西，还没出门呢，手机响了起来。他拿过手机一看，是个生号，他迟疑了一下接了起来。

“请问，是哪位？”

电话里传来个女孩子的声音：“请问是叫越子木吗？哦，这里是靓相时尚杂志社，请您于今天下午来公司报到。对，今天下午！”

挂断了电话，他看着手机沉默了半天，心想，不知这份工作适不适合自己，那就先干干再说吧。

他迅速地收拾东西，又找出件正装来穿上，然后对着镜子照了照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怎么看怎么觉得都还说得过去，一米八的个头，结实的肌肉，长相嘛，也还算不错！

拾掇完自己，他看了看手表，准备出门去那栋写字楼里报到。

出了门，他一抬头就看见街边的垃圾桶，不禁笑了笑。心想，哪天再踢个易拉罐或瓶子什么的，说不定还能踢出段艳遇来呢！

他坐着地铁直奔那栋写字楼。

此时的越子木，可以说是心情舒畅，但舒畅归舒畅，他也有些担心，关键是不知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这份工作到底怎么样。但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找份工作填饱肚子再说。

他是抱着这样的打算，也并没有太多的憧憬，反正是踢出来的工作，爱咋咋地呗，大不了走人！等他到了地方，进了写字楼，刚上电梯，就见一个女孩儿风风火火地跑过来，一边跑还一边喊着：“等一下！麻烦帮我按一下！”

他用手按着电梯的开门钮，抬头一看，一个戴着宽边黑框眼镜、梳着两只小辫子、下身穿了条牛仔裤、上身是件T恤的女孩儿飞快地跑了进来。由于速度太快，她跑进电梯时刹不住了，整个人直接撞进了越子木怀里。

越子木缩回手，接着又把双手张开，硬是用自己的身体把她给挡住了，以防她再撞到其他人。

那女孩儿扶了扶眼镜，看了他一眼，伸手就把他推开了，而且还瞪了他一眼。越子木这个气呀，心说，这什么人呢！不感谢就算了，竟然还瞪我！

那女孩儿转过身，看了一眼电梯上的数字键，伸出手却又停住了，回头冲越子木问道：“你上几楼？”

越子木这个气呀，好像我是后进来的！但他微微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很潇洒，又很有风度，同时，也有种不屑。

女孩儿回过头去，嘴里嘟囔一句：“帅就了不起呀！”

这句话不仅越子木听见了，电梯里的其他人也肯定是听见了，一瞬间，后面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站在门口的女孩儿。

估计是从电梯的镜面墙壁里看见了后面众人的眼神，那女孩儿吐了下舌头，不再吭声。

到了一个楼层，电梯门开了，那女孩儿像逃离火场一样迅速钻出电梯。

这时，越子木后面的人动了动。他侧过身，见一美女要出去，他微笑着往旁边闪了闪，示意让她先下电梯。

那美女冷着脸，迈步就出了电梯。

越子木愣了一下，随即也跟着走出电梯，他回想着刚才这个美女的容貌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

走出电梯，越子木沿着走廊到处找挂着杂志社牌子的办公室。这时，前面有人说话了。

“喂！越子木！贼眉鼠眼地找什么呢？这边！”

他抬头一看，说话的正是刚才电梯里那位美女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算从正面看到她，四目相对，越子木突然指着她道：“你不是……”此时，他脑海里出现的是那天在应聘现场填表格时的情景。

那冷面女子并没有回答他什么，只是冷冷地说：“跟我来吧。”说完扭头就走。

越子木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跟在了她后面。但他心想，这简直就是一灭绝师姐嘛！怎么一点儿笑容没有呢？